

孟子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一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第

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

曰禮重

答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

禮重

重如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不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

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

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

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荅是也何

有於音烏歎辭也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

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

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

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玉謂多退同而金

重耳一帶鈎之金豈重一車玉邪如取食色

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金色往應之曰紛

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紛則不得食則

將紛之乎踰東家牆而搗其處乎則得妻不

搗則不得妻則將搗之乎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紛矣也搗

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草指言脰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

為後若有徧殊從其大者曹交問曰人皆可

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

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

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

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何曰奚有於是亦為

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

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

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

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

為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

力之人言我能舉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

力之人矣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

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

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為之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

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

不為也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為也堯舜之道

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

之行是桀而已矣孝弟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

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誦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滔虐之行也為堯似

堯為桀似桀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

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

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

有餘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

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為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也○公孫丑問曰高

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

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

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

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

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

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

詩也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

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

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

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

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曰凱風何以不怨

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曰凱風何以不怨

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曰凱風親之

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曰凱風親之

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

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

至孝矣五十而慕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

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閱已

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

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

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

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

親不殆稱曰孝之至矣孝之不可以已也知

高叟譏小弁為不得矣○章指言生之勝下

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

慕號天是以小弁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

之怨未足為愆也

之怨未足為愆也

之怨未足為愆也

之怨未足為愆也

之怨未足為愆也

之怨未足為愆也

之怨未足為愆也

之怨未足為愆也

之怨未足為愆也

立曰先生將何之

宋經宋人名經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在地名

也道遇問欲何之

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

而罷之楚主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

王我將有所遇焉

經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

曰軻

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孟子敬宋

經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

曰我將言其不利

也

經曰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

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

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

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而忘仁義則其國

亡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
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
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
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以仁義之
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
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為名也○章指

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
俗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

以為名也○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

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

其國也致幣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

子受而未答也他自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

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

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連

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俱答二人

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曰非也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為其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

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

足故我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見也

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

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

國中但遙交禮為其不尊賢故答而不見○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而答

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淳于髡曰先名實者

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淳于

姓髡名也齊之辯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

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孟
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

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

柳下惠也三字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首

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責之如此者五思濟民異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

者一者何也髡問一曰仁也君子亦仁而

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髡譏其速去

故引三子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以喻意也

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

益於國也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世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

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具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

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何但得削

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

善謳鬃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
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
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鬃未嘗覩之也是故無
賢者也有則鬃必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
日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
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綿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鬃駒處之故曰
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中杞梁杞殖也二人齊
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

效其哭鬃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
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鬃不聞也有功乃為賢
者不見其功故謂之賢者也如有之則鬃必識知之曰孔子為魯司寇

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
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
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

人固不識也

孟子言孔子為魯賢臣不用不能
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

廟當賜大夫以昨燔肉不至膊炙者為燔詩
云燔炙芬芳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

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媪也
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
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
妙肯不欲為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能知君
子之所為謂冕不能知賢者之志也○章指
言冕幾而作不侯終曰孔子將行冕不及統
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孟子曰五霸者
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東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

是也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

夫也諸侯臣摠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

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

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

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

者擣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

之罪人也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

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

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擣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

五霸相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不軟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齊相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

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軟血言畏相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

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容

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已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思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干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

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

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章指言王道寢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臣時君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

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

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

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

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

謂之南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陽也

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日吾明告子天子

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

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

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

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

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

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

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

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

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

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

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

國今魯乃五百里夫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

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

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

者尚不肯為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君

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轉君以仁○章指言

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
廟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也
○孟子曰今

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

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
法為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
君不卿道不

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

謂若夏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

桀也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
君不卿

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說與上同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難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

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
○章指言善為國者必嚴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

風非樂不化以
濟民不知其善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

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
孟子曰子

之道絡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絡東

人在荒服者也。絡之統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

也。曰：夫絡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

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

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絡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

生之也。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

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

為國况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

絡小絡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

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叙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

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

一而統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

十統一者夷貉為大絡子為小絡也。欲重之

過什一則夏桀為大桀子為小桀也。○草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王簡惰二十而統，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

禹冊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孟子曰子

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

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

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

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

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隣國觸

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禹子

亦過甚矣○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

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孟子曰君子不亮

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

信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魯欲使樂正子為

政樂正子克也魯君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

寐喜其人道德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

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

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正子有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無此三者曰其為入也好善孟子言樂

人也能好善
故為之喜
好善足乎
丑問人但好善
曰好

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

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

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
善言是采用之也

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况於魯
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

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
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
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

來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懷善言之士止

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
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章指言

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讜言荅之而斥訑
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

兩雪瀼瀼見現
○陳宇曰古之君子何如則

仕
陳臻問古之君子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得何禮可以仕也

迎之政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
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
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
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
使飢餓於我土地吾取之周之亦可受也免
死而已矣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

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
之祿則當去於其國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
三就三去之道窮饑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
免死而留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
載之也○章指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
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漏卅三
科亦無
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
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
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徵庸

以為相腰菑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

文王於囿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

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

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華王舉

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穆

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

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

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矣而亂之者

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

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行

人恒過

困而後知勤曾益其素所以不能為能也

於聲而後喻

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

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

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

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

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膏臆之中而

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

色若屈原惟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

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相公異之

入則無

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

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入謂國內也無

法度大臣之家

轉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

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

法度大臣之家

轉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

知故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
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章指言聖賢困窮
天聖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
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叙也○孟子曰

教亦多術矣予不之不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骨累也我不累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

感此退自脩學而為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
道也○章指言學而見賤耻之大者激而厲

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心不指為誨
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孟子卷第十二

孟子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
後行之猶人佚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

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
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曰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
故以盡心題篇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
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

矣知其性則知天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道之貴善者也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

也天合故曰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所以事天也 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歿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歿若顏淵壽

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承

天壽心禍福秉歿不違○孟子曰莫非命也立命之道惟是為珍

順受其正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

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

不立巖牆之下忍歷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為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

正命也畏歷溺禮所不吊故曰非正命也○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

疑君子遠之○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

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

舍則失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

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知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章指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

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強怒而行求仁莫

近焉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

在其中仁之至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

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人皆

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

察知可推以為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為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眾庶之人也○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孟子曰人不

可以無恥人不可以無所羞耻無耻之耻無

恥矣人能耻已之無所耻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耻辱之累也○章指言

耻身無分獨無所耻
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

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
耻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

所耻為也今造機變穿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也宜無以錯

於廉耻之心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耻不如古之聖人何有

如賢人之名也○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耻是以際朋愧不及黃帝侏齊桓以有勲顏

淵慕虞舜仲尼
歎庶幾之云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

忘勢樂善而有卑若高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

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

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亟數

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

豈可得而臣之○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志勢不以富貴動心之分也

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孟子謂宋勾踐曰子好遊乎

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宋姓

也勾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
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

以囂囂矣勾踐問何執
守可囂囂也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

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
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
故

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

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

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古之人得志澤

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

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

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

善天下也○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

出可處故云以遊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

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遊未○孟子曰待文

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化
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
知十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
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章指言小人待化

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為
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
○孟子曰附之以

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入遠矣
附益也韓

魏晉六鄉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歆然

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歆然

謂不如人非但免
○孟子曰以迭道使民雖

過卓絕乎凡也
勞不怨
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

屋之類也
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謂殺大辟

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章指言

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

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

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霸者行善

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

殺人而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獨是王者之

功脩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大也
夫君子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

之哉

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章指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

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

仁聲之入人深也

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

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善

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

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畏之不違怠故賦役舉而財聚

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

化民變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孩提之童無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仁義之

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而已○章指

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孟子曰舜之居深

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

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

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

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

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孟子曰無

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

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况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章指言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孟子曰人之有德惠術

智者恒存乎疢疾人所以有德行智惠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疢疾之人

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

虞患也深故達

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

為仁義故至於達也○章指言孤尊自危故能顯達膏梁難正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

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

容悅者也

事君求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而已

有安社稷臣者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

有天下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天民知道者也可行

而行可止而止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大夫不

為利害動移者也止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

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

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

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君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

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重言是美之也○章

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前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

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

不存焉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

存謂性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

損焉分定故也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

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

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

色見於面晬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

綱雖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也○章指言臨

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

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

人以為已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五畝之

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

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

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

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產之本也所謂西伯善養

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

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

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

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章指言王政普大

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眾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

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教

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備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

財也故畜積有餘
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

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

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則民焉

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

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

禮節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

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

門者難為言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

其瀾瀾水中大波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容光小却也言

大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

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也科散也流水滿散乃行以喻君子

學必成章乃仕進也○章指言弘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者志大宜為

子君○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

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

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蹠盜蹠也蹠舜之分以此

別之○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

子曰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揚子揚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為也墨子兼愛摩

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黑翟也兼愛他人

利天下已子莫執中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執

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執中和近聖

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得時變也所惡執一者

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

一知而廢百道也○章指言揚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

在○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井之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為利

害亦猶飢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渴得之

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守正不為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為

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

夫將何憂○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耻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

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為貴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

掘井九軌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中道而盡棄義也軌八

而輟無益成功論語一簣義與此同○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

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五霸方能久假仁義譬若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

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

之民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

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

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章

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者何也

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

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

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

所過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齊王子名墊也

問士當何事為事也

孟子曰尚志

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曰何

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

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志所尚仁義

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上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也○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

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

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

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避兄

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

大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挑應問曰舜為天子

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挑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

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孟子曰臯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挑應以為舜為天

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孟子曰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孟子曰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為曰舜視棄天下猶

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訥然

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蹠蹠草履可蹠者也敝喻不惜

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訥然忽忘天下之為貴也○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

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孟子自范之

齊望見齊王之孺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

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

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弟子喟然而歎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

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盈也

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皆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章指言人

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也○孟子曰王

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言王子宮

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
涼者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
在身不言
而喻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

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

相似也
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

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章指言輿服器
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

由義盜然內優胷中
正者眸子不瞽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

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

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
人之交接

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
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

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
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章指言

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
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也
○孟子曰形色

天性也
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

藻華此皆天
假施於人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踐履居之也易

曰黃中涵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
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

也○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
無裏謂之袖構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齊

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猶愈於已

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又欲減而短
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

三年喪以其年差愈孟子曰是猶或紕其兄
於止而不行喪者

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

矣紕矣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
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

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
臂也今欲行其甚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王字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

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丑曰王之庶夫人死
迫於適夫人不得行

其喪親之數其傳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之而

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

弗為者也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
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

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
譏之也○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

怠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孟子曰
情丑欲甚之故譬以紕兄徐徐也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教民之道有五品

有如時雨化

之者

教之漸漬而沾洽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

者有私淑艾者

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

之道無差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申言之孟子子貴重此

教之道○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人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

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且以

為聖人之道太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

自勉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

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

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

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

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

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伴取之也○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

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

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

人者也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

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

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

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

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

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膝更有二焉

接已長老接已當有功勞之恩接已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

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膝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 ○章指言學尚虛已師誨

貴平是以勝更恃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

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

者其退速 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

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
憂見薄者亦皆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
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知而後集慎
如之何○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
不濫詩人所紀是以
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

也愛之而弗仁

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得與人同若犧

牲不得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與親

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

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

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為務

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

堯舜

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入急親賢也

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眾人先愛賢使治民不

二三自往親加恩惠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

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尚不能行

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鬻長歆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

前賜食大飯長歎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
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之類也○章指
言振袞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
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為要也尚不

孟子卷第十三

孟子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
不徧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
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親
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

子曰不仁哉公孫丑曰何謂也
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

孟子卷第十四

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

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散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所載戰伐之事

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正者也○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

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

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崧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是故取於武成二三而已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

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

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為後我已

說於上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

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革車

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鬚衣趨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

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

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章
指言民思明君若早望兩以仁伐暴誰不欣
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
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孟子曰梓匠輪

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入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

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雖誦

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
繩政成器美準度是應得其理也
○孟子曰

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

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糗飯乾糲也袵畫也

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

是及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恊

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常有

音之也○章指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

所難虞舜所隆
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

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父仇不同

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

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害其親

何異哉○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

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

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

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章指言脩

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統斂非其式程懼將

為暴政○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

入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自履行道德

而欲使人行道德
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
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沉於他人者乎○章
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故
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孟子曰周子

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

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

也○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孟子曰好名

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
傳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飯豆羹變色
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既羹之類是也○章
指言謙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
夫有立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

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不親信仁賢仁賢去

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

下未之有也

不仁得國者謂若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

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上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為得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

乎立民而為天子

輕君於社稷社稷輕於民立十六井也天下立民皆

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得乎天子為諸侯

得天子之心封

以為得乎諸侯為大夫

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

諸侯

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犧牲既

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

犧牲已成肥脂梁稻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

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章指言
得民為君得君為臣民為貴也先黜諸侯後
毀社稷君為輕也重民敬祀
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言之○孟子曰聖人

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

人之一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槩也

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

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頑貪懦弱鄙狹也百

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
何能感人若是論聞尚然况於親見熏炙者

也○章指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
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

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也人

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孟子曰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淅註義見萬

章下首章○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
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於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

也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

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章

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絡稽曰稽大不理

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於口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

而為士者益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之篇曰

憂心悄悄憂在中心也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

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愠怒也亦不殞厥問殞失也言

文王不殄絕賦夷之愠怒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章指言正已信心不患衆口

衆口誼諱大聖所有况於凡品○孟子曰賢

者以其昭昭使入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濁之政也

身不能治也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章指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也○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

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

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

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

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

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比若山路

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章指言聖人之道學

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脩猶茅

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以爲禹之尚貴聲樂

以言曰以追蠡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

欲絕之貌此文王之鐘曰是奚足哉城門之

軌兩馬之力與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尚樂

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夕故追欲

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
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啓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

不可復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

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

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

為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

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撻迫也虎依隈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耻不

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

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章指

言可為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

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

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

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

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

不謂命也

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

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鹽鹽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

浩生

事以勸戒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為人何謂善何謂

信不害問善信

之行謂何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

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字

二之中四之下也

已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也有之於已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美人美德

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

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

也○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為之喜也

○孟

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

之而已矣

黑翟之道兼愛無親疎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已愛身雖違禮

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邦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

而招之

苙闌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

闌則可又復從而胃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罪之亦云太甚○章指言

驅邪反正正則可矣來者不綏
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也
○孟子曰有

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

橫興此三賦也布軍率以為衣也縷絰鎧甲
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

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

其三而父子離
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

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
並用三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章

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絲役並
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子
○孟子曰

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
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
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

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
索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

害殃及身也○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
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
盆成括

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
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門人問孟子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

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言

括之爲人小有才惠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

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章指言小知身私

蔽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孟子之膝館於

上宮館舍也上官樓也孟子舍有業屨於牖

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

慶也屨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

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慶慶匿也孟子與

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隱也

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

爲欲竊屨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

故來邪夫子也自知問之過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

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距逆誠以是學道之

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距雖獨竊屨非已
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

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 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 人皆

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不喜

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 人能充無

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皆有不害

大之以為仁仁 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

不可勝用也 不可勝用也

可勝用也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

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

也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

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

行所至皆可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 也

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也 也是皆穿

踰之類也 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

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

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章指言善怨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

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

不下帶而道存焉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

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曾臆

與焉故曰不下帶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身正物正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

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求人太重自任太輕○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

君子尤之况以妄言失務也○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

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

勤容周旋中禮者威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死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

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

夭壽在天待命而已矣○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

武之隆不
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藐藐然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取

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
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
堂高數仞榱題

數尺我得志弗爲也仞八尺也榱題屋雷也高堂數仞振屋數尺奢

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
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
食前方丈侍

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丈侍妾衆

多至數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

志弗爲也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從車千乘般于遊田也在彼

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

畏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耻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

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第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

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
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也
○孟子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養治也寡少也欲利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漕橫暴若單豹卧深山而

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眾也○章指言清靜

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

不可不由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美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

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

也美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

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

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

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章指言情理相扶以禮

制情入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

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

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

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克陳不遇賢人上

欲見其卿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

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卿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也孟子

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獯乎狂者

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獯者能

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敢問何如斯可謂

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曰如琴張曾皙曾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

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蹉跎譎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

張曾皙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何以謂之狂也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

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嘒嘒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

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

次也屑絜也不絜汙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耻賊汙行不絜者則可

與言矣是獯人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憾恨

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曰何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

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曰何以是

嘒嘒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

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

原之人言何以是嘒嘒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踴

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踴踴

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闡然大見萬子曰一卿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鄰原也

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

德之賊何哉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

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為賊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德何為也

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眾

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

曰德之賊也孟子曰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

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絜為行矣

眾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

為有德故曰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

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

卿原恐其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倭人

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卿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皆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

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

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邦惡之行也○章指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卿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也 ○孟子曰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

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

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

聞而知之

伊尹擊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日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

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

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

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

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由孔子而來

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

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

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鄉

魯相近傳曰魯擊枹聞於邾邾之甚也言已

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

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

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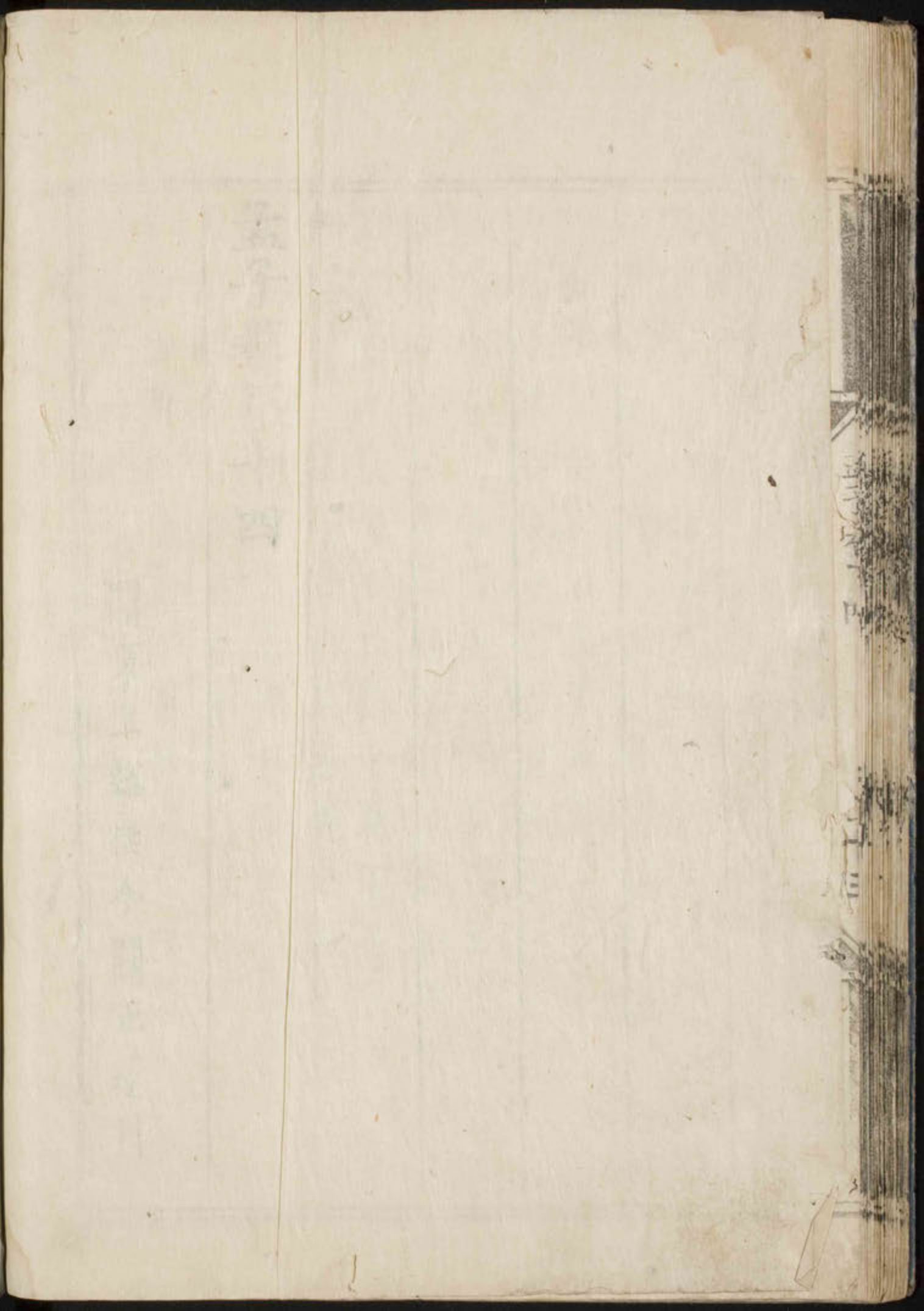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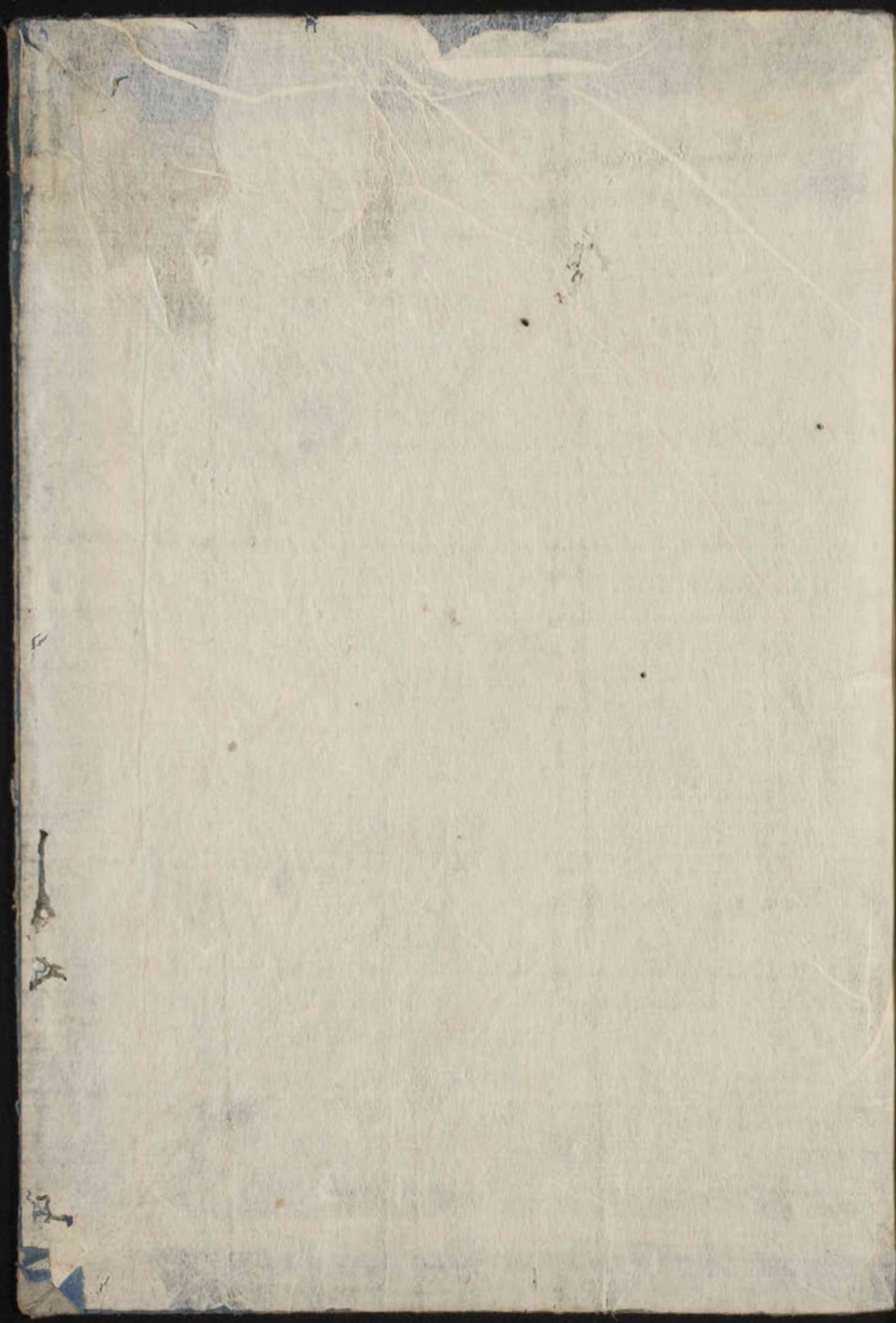
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

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

無有也身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弘朽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

孟子卷第十四

關東上總住今關正運刊



110X
306
5